



今天,聊城圆梦南北通途

■ 刘胜前

9月28日,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运营。

前一天晚上,聊城人睡不着。我也是。鲁迅在《故乡》中写道: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写道: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

前一句说,路是走出来的;后一句说,找路的过程,漫长而坚定。这两句话,聊城人读了多年。今天,我们终于可以说:这条路,更加宽广了。聊城的路,是从水开始的。

大运河穿城而过,是这座城最早的“高速公路”。明清时期,临清钞关税收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,鳌头矶上帆樯林立,大运河里商船往来。那时候的聊城,是北方的商业重镇,是“富庶甲齐郡”的繁华都会。

与繁华运河交相辉映的,是城中央的那座光岳楼。明洪武七年建,全楼榫卯相扣,不用一钉,明代便有“虽黄鹤,岳阳亦当望拜”之誉。康熙四次登临,题匾“神光钟暎”;乾隆九过东昌、六次登楼,赋诗十三首,将其列为南巡行宫,御笔亲题“天下第一楼”。一座楼、两位帝王,十三首诗,那时候的聊城,天下本就不敢小看。后来,运河慢了。

随着铁路、公路的兴起,运河的水虽还在流,但船少了,码头冷清多了。聊城人站在运河边,看着远去的帆影,默默问自己:我们的路,在哪里?

直到1996年,京九铁路伴着一声汽笛在鲁西大地铺开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“天下不敢小聊城”的报道——把沉睡了百年的底气,重新唤醒。2023年,济郑高铁开通运营,东西向通了。但聊城人心里还悬着一件事:南北向呢?今天,答案来了。据聊城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会消息,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,设计时速350公里,北起雄安,终至商丘,串联冀鲁豫三省。它是国家“八纵八横”高铁网的重要一纵,是京港台高速通道的骨干——聊城人脚下

的铁轨,一头连着雄安的千年大计,一头连着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繁华。其中,聊城段101.1公里,设临清东、聊城西、阳谷东三站。临清、阳谷,从此结束了没有高铁的历史。聊城西站,济郑、京港十字交会,从普通节点跃升为区域枢纽。一站直达19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,北上京津,南下粤皖,再也不用中转绕行。四年攻坚,一千四百多个日夜。建设者在工地上风吹日晒,沿线群众签字征地、配合迁改——这条路,是国家修的,也是每个聊城人一起蹬出来的。

有人说,建高铁是国家的事,和我一个普通人有啥关系?关系大了。你是学生,可以2个多小时到北京,周末去大学听一场讲座,寒暑假坐着高铁去实习,不用再抢那张难买的卧铺票。你是病人,到北京的大医院,可以实现当天去当天回,不用再住旅馆,让家人陪着折腾。就医的路短了,心里更踏实了。你是打工人,在北京、天津上班,周五晚上回家,周一早上返岗,家不再是“远方”,周末不再是“在路上”。

你是做生意的,济南、郑州、合肥、南昌等城市,当天往返谈业务,“坐着高铁去参展,带着订单回聊城”不再是口号。你是老人,孩子在外地,想他们了,买张高铁票就去了,不用再等孩子“有空回来”。你是游客,可以“乘着高铁游聊城”。29家A级景区门票减免,80万元消费券已经备好;10月1日、2日新青年音乐节,22组乐队已经就位。临清的什番面,阳谷的五更炉熏鸡、东昌湖的月光,都在等你。开通初期,聊城西到北京西最快2小时12分钟。有人问,不是说一个半小时吗?这并非极限。雄安至北京西段是城际铁路,列车需降速,这是过渡期水平。待丰雄段建成、2027年一季度全国调图后,时间还会更短,车次还会更多。快,是高铁的本色;慢,是暂时的等待。

“路过聊城”正在变成“留在聊城”。这不是冰冷的口号,是饭店老板的笑脸,是酒店前台的忙碌,是每个聊城人钱包里实实在在的收入。高铁是地上的路,还有一种路,在心里。我常常想,阅读也是一条路。一条让你走得更快速,一条让你走得更远;一条缩短空间距离,一条拓展心灵边界。但它们的本质相同——都是连接,都是从“这里”到“那里”,都是让一个人,有机会看见更大的世界。

这八年,小水滴读书会在聊城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。从一间小屋开始,一群人、一本书、一盏灯。最难的时候,是刘欢的《从头再来》陪着我们:“心若在,梦就在。”路不管是铁轨铺的还是书页垒的,都需要一样东西:耐心。四年攻坚,建设者在工地上风吹日晒;八年深耕,点灯人在书房里熬更守夜。没有一条路是容易的,但每一条路,都值得。

最让人动容的,从来不是数字,而是数字背后的人。临清东站的天花板,模拟着波光粼粼的运河水面;阳谷东站的设计,融入了水浒文化的豪迈;聊城西站的出站通道,打造了“江北水城·两河明珠”的主题景观。修高铁的人懂,路不只是用来走的,还是用来记住“你从哪里来”的。走得再远,也记得运河的水;跑得再快,也带着水浒的气。这就是聊城人的路。明天清晨,第一趟高铁将驶出聊城西站。站台上会有人挥手,车窗里会有人张望。有人去北京追梦,有人回聊城团圆,有人坐着这趟车,去见那个想见很久的人。运河的水流了一千年,光岳楼的风铃响了六百年,高铁的路刚刚启程。如今,地上的路越来越多,越来越快,但路的本质从来没有变:它是连接,是希望,是传承。从“天下第一楼”到“天下不敢小聊城”,从一条铁路到黄金十字,聊城人走了很久很久。路在脚下,也在心里。

「雄商」通车赋

■ 耿振军

岁在丙午,恰值京九铁路通车三十春秋,京港高铁雄商段告成。北启雄安,南抵商丘,纵贯燕赵鲁豫,横接中原沃野。鲁西东昌,三站鼎峙,济郑与之交会,遂成十字枢纽。国运昌明,百业盛兴,邦人咸悦,余欣然作记以志之。观夫雄商,绵亘千里,贯野穿丘,跨河越壑。北瞻畿辅之云,南沐梁宋之风。大行逶迤于西,大河浩荡于东。昔者东昌,运河为脉,漕帆辐辏,曾称天下名邦。然陆路多阻,关山迢递,北赴京华,必迂回而绕道;南趋豫皖,常跋涉以淹留。商旅苦于途远,游子叹于道悠。千载之间,士庶翘首,冀通衢之广辟,盼天路之远遒。幸京九先行,济郑横跨,今雄商又至,此邦人之所盼、时代之所求也。然则线路之成,岂一朝之功哉!匠者秉巧,众力相成。历寒暑而不辍,经晨昏以勤修。凿丘壑以通隧,架长桥而跨流。铁轨延绵,若苍龙之横野;电杆林立,如剑戟之昂头。千工戮力,克就宏猷。昔之险阻,化为坦途;旧日蜗行,今化追风。瞬息忽至,破雾疾驰,真其伟也。若夫通车伊始,风驰电掣。银车疾驶,掣电凌虚。朝辞燕北霜月,暮览梁宋烟墟。倘朔风厉冽,寒雾漫畴,原野凝素,旷野萧萧。穿平芜,越荒原。莽苍疾驰,乘斯车者,羁旅怀归,念故园桑梓,今乘奔御风,倏忽千里;行客处远,览物兴怀,感前程似锦,岁月静好,不亦乐乎?至若春和景明,晴光遍野。平畴铺翠,杨柳垂柔。长河漾碧,远树浮浮。列车疾过,掠阡陌而驰,穿城郭以游。凭窗骋目,览齐鲁之清嘉;凭轼遐观,阅古今之胜流。乘斯车者,则有心旷神怡,乐往来之便捷;襟怀浩荡,喜邦域之新猷。其乐洋洋,不亦盛乎!

今者运河载货,济万民之生计;今者铁龙飞驰,启百业之鸿谋。昔漕运兴而东昌盛,今高铁至而鲁西道。临清承钞关之旧韵,聊城汇古今之风流,阳谷续忠义之遗猷。一城之兴,非独便利行旅,更以聚人才、通物产、振文脉、兴九州。此路之成,非止一域之庆,实乃华夏复兴之兆也。噫!斯路既成,愿邦人毋忘筑造之艰,常怀利民之念。以通途为阶,以实干为舟。承千年文脉,开万世新猷。斯轨之利,可垂千秋矣。

运河传·随孤来

■ 魏华北

①历史上虽不曾听闻闹过土匪,但打家劫舍的人还是有的。毕竟会有荒年,或家里遭了变故。天生反骨根本不会好好种地过日子的人,被称为“老陕”,大概介乎盗匪和流民、小偷之间。豹三打死也不曾想过自己会当上“老陕”。豹三五六岁时,韩家班东山再起,成了运河上的水路班子。豹三还没开嗓就登了台,拽着秦香莲的手演冬哥。秦香莲是亲娘扮的,冬哥无唱词,豹三分不清戏里戏外,呆头呆脑,泪眼婆娑。兵荒马乱的,豹三学艺不精,每场戏跟着跑跑龙套,断了帝王将相的梦。十七八岁时,河道壅塞,商船难行,千里大旱,土地歉收,韩家班早就难以维继。祖父遭劫死于非命,父亲苦苦支撑数月后大病不起,韩家班就此散伙,各谋生路。武行的两个龙套找到豹三跪倒便拜,发誓“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”,豹三只有摇头苦笑。

②大柳张原本没这个池塘,只有大柳树坑。在大柳树坑之前,这里是一棵大柳树。柳树高大得出奇。树冠笼罩半个村庄,起风时,柳梢扫得到每家每户的屋顶。老辈人传说,有走江湖的人打此经过,断言大柳张风水殊异,必出皇亲国戚或文武将相。穷乡僻壤,小村小民,谁能把这话当真?全村人日出下田、日落还家,土炕锅台,养老育维,任凭胡想也够不到达官显贵的生活。偶尔看一场说书唱戏的,便忍不住妄想起顿顿肉食吃鱼、日日新衣新碗的好日子,虽然差之千里,在大柳树下却津津有味。

豹三生在大柳张,不姓张,姓韩。打豹三往上数,三代以前都与张姓亲如一家。豹三祖父小的时候,迷戏,听得呆傻,要得痴狂。镇上来了戏班子,连着三天去看戏,戏班子走了多时,却没见他回来。韩家班的名声传回大柳张的时候,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儿了。豹三祖父是班主。戏台上,班主扮帝王,着龙衣黄袍,唱“王子声”,假声激扬高亢,真声低沉沧桑,真假声变换流转,台上台下如真似幻。有一年,韩家班十几人口子人回,挨门挨户送上半包果脯。豹三出生那晚,韩家班在村里遭了劫,钱粮除外,还少了几件贵重的行头。几个演武行的闹着要全村搜查,被班主喝令锁住了。

此后好多年,村里人都不安心种地,看着大柳树哪哪儿都不顺眼。“韩家班天天唱戏当皇上,占尽了大柳张的风水,咱们才出不来一个人物。”这话一出,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窝子。张家出了名的犟种张攀头儿挤兑韩家班,带着村里人刨了大树。树没了,留下一个大坑。

③大柳张所处的地界,方圆百十里无山峦密林可以藏身。唱了足有半个月,豹三气喘吁吁地瘫坐在池塘边,目光对着的,正是当年张攀家的方向。他的眼中仿佛映着一片火光。定睛细观,才看清是一片新砌的红砖瓦房。豹三顺手抓起几片柳叶。呆看了一阵子,痴痴地自言自语道:“柳叶落得也忒急了。”豹三环顾四周,找这些柳叶的来处,发现池塘周边歪歪扭扭尽是柳树。豹三想,大柳树是不容易断哩。他忽然觉得,应该把远方的儿孙召回来,来年开春填了这坑,插上千百棵柳树,必有一棵长得高大出奇,就像传说中的样子。“有王为,那个坐江山哪,不容易哎——”豹三颤巍巍站起身,拍去屁股上的尘土,踉踉跄跄地念道:“随孤来……”

“象牙塔”中文学社

■ 齐淮东

耿介耳先生给我写书评说:他本应似六朝散人。学文学,具诗人气度的他,自由、洒脱,我看他是放旷天地之人,应该是刘伶、阮籍或者嵇康。

直白些就是:这人自由散漫,当时算不上好学生!上世纪80年代,校园里充斥着浪漫与激情,文学、哲学和爱情漫天飞舞,大学可真是名副其实的“象牙塔”,里面的人似乎个个不食人间烟火。著名教授宋遂良先生说:这是群爱做梦的孩子,有梦想就有追求,我喜欢!

那时的文学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,从大一开始,几乎每个系都有。我们上大一时在山师北院,离市区有三四公里,除了济南的同学,很少有自行车,进城或回老家坐公交要在水电路步行大半个小时。有次跟外地的同学去大明湖划船,穿着运动鞋在水里泡,脚上的皮肤发白、褶皱,回学校的路上火辣辣地疼,好几天下不来床。

偏有偏的好处,可以埋头不写诗,不被外界的嘈杂干扰,把社团组织也不是很感。经常有了点灵感,就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,或者一大早在小清河边凝望日出,在傍晚看着夕阳发呆——为赋新词强说愁吧!耿介耳是我们当时的辅导员,刚毕业没几年,对我们很宽容,偶尔课间检查在宿舍逮到我,也不严加责备。我很感激他,那一年写了几个笔记本的诗,偶有发表。

大二那年,要好的文友老解做了系文学社社长,便拉我入伙,一起编文学刊物《地平线》,让我当主编。为出这期刊物,我们到系里各年级约稿,座谈,认识了不少文友。一位低我一级后来经商挺成功的前“文学女生”前几年到学,还专门让文学院领导通知我去陪同,一起回忆过往,我发在《地平线》上的诗歌、小说她至今记得。小说的名字叫《太阳雨》,写的是青涩年代对爱情的憧憬向往和求之不得辗转

反侧的迷茫,其实更像在述说一个梦境。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:黄昏时,让我为你吟一首诗吧。我要告诉你的是,不是春天……老解的散文功夫了得,中学时就在全国获过奖,《地平线》上有他的散文诗《时光的骏马》:

“把日子收拢像收拢你的羊群,等候驿道上有尘土翻滚有马蹄声达达,等候有旅人飘然而下走进无防的城门。“牧人啊,你曾是那么快乐,你在青草地上奔跑,放飞轻松的纸鸢,你的羊们在山坡上静静吃草……”

“从什么时候起是谁的消息让你的羊群吃完青草茫然四顾,让你忧郁地抬着一节又一节草茎。“那马已扬鬃而来。“牧人啊,千年古道旁你注定是孤独的四壁。“那人打马如飞。”

那时我们很笨拙地编辑着小刊,逐字推敲不说,连换行都要在稿纸上注明,因此耽误了不少功课。向系主任要了50元经费,封面是用A4纸打印的,只印了50本。前段时间整理书架,从一个角落里翻了出来,逐篇细读,被少年稚气的文字和情怀感动得不行。

后来又进了校文学社,编了期《寸草心》——一本延续了很多年的学生刊物,老解干主编,我当编委。各系都有我们的通讯员,文章和诗歌水平比《地平线》高了好几个档次,师兄刘万福的散文《乘兴快到深秋》、同级张国钟的《秋雨心痕》至今读来仍是经典。诗人晓慕的《大雪的原野》读来美妙又伤感:大雪纷飞/好的兆头/忧伤的白色封住了谁的小屋/我们的村庄静静地成长/完美的少女为谁而来……

大三再编《寸草心》时,我当上了主编,依然在宿舍里偷偷干,不料被一位有些古板的领导抓了个现行,可能里边的文章很多不是她所认可的“主旋律”,那期就没能印出来,我这